圆桌讨论：如何打好中国话语传播的“组合拳”？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6-02[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8074&idx=1&sn=26256d325bd1e9b5c134ba49ce8a8d3c&chksm=8bb010abbcc799bd76e0d36cb1196e3c44b988a74890f810b5305d9f5a3159150f51569725fa&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0)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我想《这就是中国》这三年多的时间来，讨论了100多个重大的各个侧面的议题，真的是帮助构建了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讲了中国自己的事，自然而然也能够让世界更加地了解我们。还是想请两位再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

张维为：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经常说，西方的话语在世界，特别是媒体传播中还或多或少占主导地位。这又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严重地失真。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那么这个节目开播以来，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我们都及时发声，而这个发声不是一般的简单把这个事情描述一下，我们要去解构它，它后面的话语，很多事情都涉及到定性和判断。所以我们比较高兴的就是，节目2019年开始的，我们就开始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解构，我们当时就说了，美国的问题是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平衡中间，资本力量独大，结果导致贫富差距巨大，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这个制度一定是一路走衰。但是确实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在信息还不那么完全的情况下，你要敢于做出大致准确的判断。比方贸易战究竟谁会赢，谁会输，当时我朋友圈里三分之二以上，甚至更多，都认为中国这贸易战千万不能打。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我们做了非常明确的判断，不用害怕，美国将输掉这个贸易战。同样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也是，我们也做出明确判断，香港政治制度出了大问题，必须改革，不改革将一路走衰。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研究。话语它是表示出来的形式，实际上它核心是内容，是思想的力量，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目定义在思想性的政论节目，它有思想，这个是最关键的。

主持人何婕：您看我们不光是讨论那么多的重大的一些事件，重大的事态发生过程当中的节点，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当大家“言必称西方“的时候，大家所听到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等等，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面，不断地一个一个议题地去解构，以前的观众听到这几个词的时候，可能在节目当中听到还不是那么习惯，甚至还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敏感。但是您看这么多年来，随着我们不断地去做这样一个解构，这样的一个建构，这些词对大家来说已经是脱敏的了。

范勇鹏：对，这个节目我觉得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是有一个贡献，就是把很多过去我们通常不敢聊，不愿意聊的问题，把它敞开来谈。为什么过去我们不愿意去谈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像你讲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概念，它是被西方话语把它的定义全给垄断了。其实话语背后表达的就是一套价值观，一套价值体系。我们共产党为什么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因为你在斗争的时候，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霸权”，所以你必须以对等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和它进行竞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这种话语权，其实跟我们个人是一样的。打比方，我一个个人，我需要有一个自己人格的。

主持人何婕：对。

范勇鹏：如果你自己没有人格，你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小事情，让你自我否定。放到社会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对国家、对社会，我们对我们的制度，没有一个基本的理性、客观的认识的话，每当发生一个小的具体问题，就会觉得“天塌了”，就会觉得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完蛋”了。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话语的自信，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怕问题，出来再敏感的问题，我可以来谈，我可以来解决，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不管是从我们内部的这种心理建设，还是对我们和西方世界的这种话语霸权斗争都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何婕：其实大家一听说“话语”这两个字，老觉得嘴上说说，可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两位老师说的，这是思想的力量，这也是真正的一群人和一个国家的定力所在。所以我们构建中国的话语，它其实就是要把这种定力在内部构建起来，然后再把这个定力向外散发出来，这非常重要。我们这些年可以感受到在互联网世界，明显感觉到有自信的人越来越多，有定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还是会有波动，有的时候就会陷入打嘴仗，可能还就败下阵来，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张维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参与，比方网上的斗争，或者是你这方面兴趣特别强，意愿也特别强，你真的要下点功夫的，至少像我们现在推出一些成果，你要花时间研究研究，我们这个成果包括在这里讲的，几乎都是在国际场合也说过的，中国讲的故事国外也可以讲，国外的故事国内也可以讲，这个话语是检验过的，经过考验的，所以你用这个话语讲，对外是有说服力的。前面勇鹏也提到，就我们提倡的三种话语的“组合拳”，就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自己研究的结论，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不是美国的三权分立，那是忽悠人的，而是三种力量的平衡，就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如果这个平衡是有利于多数人的，中国模式，这个国家发展就好；如果有利于少数人的就是美国模式，国家是一定会一路走衰的，这个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每一个问题，至少我自己这样做，我希望能够找到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的大众话语。所以中美政治制度比较，我说很简单，就是100个最富的中国人，不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50个最富的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国际话语我们也是，核心概念，我们都是中文、英文同时提炼出来。你比方我讲的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什么差别，我说你们是叫选举，我们叫选拔加选举，你是election，我是selection plus election，所以你要有些提炼。这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内容，形式也很重要，要表达得出来。特别在网上也好，特别在面对面的话语交锋，有时候我们经常接受一些外国媒体的采访，时间很短，得把事情说清楚，所以一句话“一剑封喉”很重要。

主持人何婕：对，我们说中国话语它是个体系。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的时候会困惑，有一些朋友他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微观的、个体的不足。确实，在一些相关的领域，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个案，会让我们很悲伤，甚至是很愤怒，然后当你盯着去看的时候，很多人的情绪会受影响，所以张老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怎么去把握好这个个案跟主流之间的关系。

张维为：我的一个基本理论建构就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的特点是我叫“百国之和”，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意味着什么？人口你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之和，所以比方我跟人家争论，比方说他说出现这么一个事情，这个非常丑恶，我说你要实事求是看它，我说我可能知道比你还要多，我还可以给你三个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这样恶劣事情在中国仍然存在，但是我说你一定要看到中国大势，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得了。

范勇鹏：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整全的看法，然后有一个对趋势的把握。

张维为：对。

范勇鹏：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你这个手机系统我是用苹果的系统，然后有人用安卓的系统，然后中国人的思维过去长期被灌输一种观念就认为，当你这个系统出问题之后，就是系统的问题，你就去换那个系统就行了，所以大家都能记得过去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

张维为：制度问题。

范勇鹏：对吧，制度问题。那么西方人是一种什么思维方法？他是从小到大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世界上只有一个苹果系统，这个系统很坏，但是它是最不坏的系统，这就是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他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真的已经很烂很烂了，他都想不到去换。所以比如像咱们过去经过的很多事情，像食品安全，我在欧洲、在美国也经历过，大规模的沙门氏菌感染，这种超市冷链出问题了，媒体，我翻他们报纸、网站，没有一家把这个问题指向体制的。我在欧洲曾经遇到过奸商拿马肉来替换牛肉，被媒体曝出来，媒体炒得铺天盖地，没有一篇报道是认为我们德国的体制出问题了。

张维为：我记得美国有一个网络杂志，叫《Globalist》（全球主义者），那个主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2011年到中国来了一次，然后回去写一篇文章，他里边就这样说的，说我们这些原来对美国制度最迷信的美国人都开始怀疑我们的制度，还能不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发觉在中国，我们找到很多人，觉得你们千万不要讲这些，美国制度就是好，你们代表着未来，就是“精神美国人”。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一批，我们叫“公知”。但好在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扭转，特别年轻人再也不把西方看作是未来，彼岸世界看作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完全平视西方，这个非常好。

主持人何婕：是，就是对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真的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这个节目三年多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建构的人群就是我们的观众，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观众当中年轻观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今天现场都是年轻观众。接下来我们先跟观众来互动好不好？我先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告诉我，从第一期开始看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期。您从第一期就开始看了。

观众：我第一期看了，一共100多期，中间有几期没有看。

主持人何婕：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看了那么多期《这就是中国》之后，您觉得您对国家，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发生变化了吗？

观众：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了解，以前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不怎么了解，现在的话，有一个大概性的，一个系统性的了解，包括美国这个资本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整个世界有一个更加系统性的一个认识。

主持人何婕：我觉得刚才这位观众讲的就特别形象。因为两位老师是做专业研究的，你们早就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如果他并不是做这方面的政治学研究，他可能就是从一个碎片、一个碎片慢慢地建构起来。所以我们开放提问好不好，通过大家的提问对话，我们一起继续来了解。来，欢迎。

**俄乌冲突中不同的传播手段**

**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观众：各位老师好。我2021年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了，对最近的俄乌冲突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其实在俄罗斯方面，他们其实是依旧采用我们电视这样的一种正式的传播方式。乌克兰方面，他们使用了这种短视频的方式，也是广为传播。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中国对内，包括对外的传播，有怎样的启示？

主持人何婕：谢谢。她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讲话语体系的传播，它的传播形式是很重要的。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她通过俄乌的冲突，来观察不同的两方的形式不一样。

张维为：但是这次俄罗斯它有点吃亏。

主持人何婕：RT（今日俄罗斯）被关掉了。

张维为：对，实际上它那个RT就是Russia Today，今日俄罗斯是很有战斗力的一个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其它形式的社交媒体，但被美国全网全部封杀了。一方面我们承认，你比方说泽连斯基他会用短视频，他演员出身，他了解视频的影响力，然后做的传播力比较广，西方也在帮他。普京在电视上开会、讲话。但普京本人他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他往往是直面挑战有时候话语份量非常之重。影响力还是比一般的学者，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要影响更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就是让更多的领导，我们的省长、省委书记，能说的多了去了，完全可以出来讲话，没有问题，效果会更好。另外，我觉得年轻人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大的长处。所以我是主张我们网络管理部门更加自信，在确保中国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放手让我们的年轻人“打仗”，一定胜利的。

主持人何婕：我们年轻网民的战斗力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

张维为：三观更正，知识面更广，网络的技巧更厉害，然后对外部世界更了解，有国际视野，然后允许人家犯错误，没有关系的。

范勇鹏：对，这次明显看出来，俄罗斯在新媒体方面是有所落后了。当然另一方面也看出来，西方把社交媒体这种方式给“武器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从当年“阿拉伯之春”，再之前伊朗的“街头运动”，西方一直在用。

主持人何婕：包括还有香港的“（修例）风波”，还有跟中国相关的那么多重要议题，我们都已经看出来西方在互联网上的作战态势。

范勇鹏：它这种“武器化”，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双重含义的，正面的就是提醒我们将来要怎么去应对，所以将来比如说张老师多次提到一个词，叫“组合拳”，这个很重要，我们这次发现俄罗斯普京的一些表态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一个立体的“组合拳”，所以将来我们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都要考虑从不同的层次打“组合拳”。另外，就是要有渠道，要有平台，这次俄罗斯吃了一个大亏，就是没有自己的平台，所以将来作为一个大国，你在国际上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声平台的。包括现在不仅仅是网络平台，就包括现在新闻社，新闻事实的提供，都是存在这种情况叫“赤字”，都更多是我们在用别人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话语系统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构，然后能赶上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主持人何婕：对，这个系统性的重构不光是内容，内容非常重要，就像中国研究院做的是内容的研究，但同时它要传播出去，它还要研究一个传播媒介。所以在这一块，您刚刚说的跟上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怎么来进行媒体传播的研究，恐怕研究得还是太少。也呼吁大家多多从事这个观察。来，我们再继续看这边有没有观众提问，来，欢迎。

**如何打好中国话语传播的**

**“组合拳”**

观众：三位老师好，就是我们原来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阶段分成“中国之中国”，然后“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但是今天像张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已经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已经崛起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些区分，然后做到了一个国内语言跟国外语言、国际语言传播的一个统一结合？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

张维为：我们这个节目也好，我们中国研究院的研究也好，总体上是不大区分内外传播，我们觉得凡是好的内容，应该是理论上大多数情况，也适合国内传播，也适合国外传播，反过来一样。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两、三年前，我去河南，他们宣传部同志跟我聊天，就说我们对外传播不行，我们都觉得找不出这样的人才。但从春晚、唐宫夜宴、水下洛神，一下子爆款出来之后，我们华春莹女士又推特一转，很受欢迎，就变成国际传播了。他们说，这就是国际传播，完全可以做。

实际上真的好的内容，严格讲，你在国内变成广受欢迎的，以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份量、体量，它马上国际上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能首先是海外华人，影响就不小，他们再传到其他的受众。所以严格讲，不用太准确地分这是内宣，这是外宣，这也是一种自信。

但是有些情况是要区分的。我就讲，为什么我们讲打这个话语“组合拳”。因为我们这个政治话语是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这么长期的斗争中、建设中、革命中形成的一整套的话语。很多东西，如果你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不了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家听不懂的。你比方最简单的，我们讲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这句话就这么翻译出去，它外宣不会有多少力量，人家听不懂，找不到感觉的，在他的概念当中，这不一党制吗？一党制不是不好的吗？那怎么它又成了保证呢？他有好多问题，你没有做铺垫。所以某种意义上研究《这就是中国》的那篇欧洲学人的论文提到，他就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解释。比方讲党的领导，你前面要加一句，我说你一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力量，这句话很普通，对中国人你不用说，对老外你一定要加一句。如果没有这些铺垫的话，你直接讲中国共产党，老外听不懂的。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话语中的差别，所以我非常主张除了政治话语之外，官方话语之外，我们要有学术话语、大众话语，要有国际话语，这些就是一些区别的地方。

主持人何婕：我很喜欢刚才这位朋友引用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么个概念。我就在想结合我们刚才对《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的总结，当你能用一套自己的理论，把中国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了之后，它自然也就会引起外部世界的兴趣。因为他知道，通过你这个窗口，真的能够看明白中国。

范勇鹏：对，我有同感的。回忆小时候学英语，咱们中国人的语法形式不是特别的死板，很灵活。所以小时候对小孩子学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后来我学了英语之后，我再回头拿着这个语法的思维再看中文，就很清晰。其实内外话语其实是一样的。说白了，你如果想让外国人能听懂，你自己这段话必须要讲明白，把背后的故事、道理要讲透，反过来，如果你跟外国人讲明白了，你回来国内人能听得更明白。所以这个要求我们，就像这位观众朋友讲的，“世界之中国”，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了，要建立一套整体性的、普遍性的一套历史的叙事，理论的框架和逻辑的框架，最后能够形成一整套话语。

主持人何婕：其实就是要回到这个事情本身的逻辑里面去讲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那是真的要把属于中国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不用中国话语，它讲不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好，我们再看看这边有朋友提问，来，欢迎。

**面对来自外网的污蔑**

**我们该如何进行话语斗争**

李春桥：三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李春桥：我叫李春桥，也来自复旦大学。

主持人何婕：欢迎，欢迎，研究什么的？

张维为：研究微电子的，芯片。

主持人何婕：哦，非常重要的行业，现在。

李春桥：谢谢。我的问题是，维为老师经常在节目中讲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你要自信，是的，经济我们很自信，在科技的一些方面，我们也很自信，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很自信的是我们的制度有这种自我改良、自我革命的勇气，但不得不说，我们国家以及国人在对外的这种形象的话语还是比较单一、比较传统，仅靠我们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政论节目，我觉得也不够。

张维为：是。

李春桥：外网经常诬蔑我们，那我们以后会不会，就像张老师刚才说，鼓励更多的国人去外网多介绍中国，如果可以的话，国家在一些年内会不会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请坐。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自信，在保证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探索不同的方式，在外网上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愿意打舆论战，你愿意跟他们去怼也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过去有过几次很成功的，包括对“台独”、“港独”，我们的网民就自发地向他们发起进攻，效果非常之好。我也理解因为中国这么大国家，还有一些人发自内心地不自信，看到外网一些东西，就觉得他们讲的一定是真的。实际上外网，特别是英文的网站是一个世界，然后敌视中国的网站，你一看那质量之低，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劣质。

主持人何婕：因为您了解得多，所以您觉得它劣质。但是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看了这些来自西方的报道文章之后，他是真信了。由于他信了那些，所以他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信，甚至对于中国现在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进步，他一直会打上一个问号。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大数据。今天总体上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第二，中国对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有信心的人，远远多于没有信心的人，而且这个比较是以年轻人一代带动起来的，我们的节目也做出了贡献，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适度地网络放开的话，这个打仗我们会赢的，不会输的。当然，我不排除，一定会出现的，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手段，用机器人一下子给你散布一万个、十万个谎言，同时推出来等等，但我叫做这个就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

范勇鹏：我觉得这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就是说现在只靠单一的平台或者单一的主体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去鼓励大家做好，打这样一场人民战争？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政策可能不是说去管什么，而是说可以适当地某些方面减少一些管制。来跟你战斗的这些人，美国的那些反华网站，你恰恰是管不到的，那么我觉得这方面适当地可以放开一些自由度，就是当真正的战争到来的时候，你不要去要求战士们拔刀必须是什么样的姿势。

主持人何婕：能杀敌就好。

范勇鹏：最后我表达一点乐观，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确实发展得太快了，世界发展得也太快了，带来一个问题，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有不同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别的，但是今天在中国是把很漫长的这种代际的、时代的差距给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所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观念的图景。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看趋势，要找到未来的主体，就是我们今天的青年，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青年绝对是有能力担当起我们中国话语的事业的。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如果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给他们一定的政策的保障，我觉得年轻一代肯定是能够把我们中国话语做好的。

张维为：我们讲的就是网上的战斗或者斗争，“斗争”这词总书记用得很多，很重要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所以总体上是管的政策是要适度地放开，清规戒律不要太多，太多是没法打仗，束手束脚的，因为我们是一天到晚在实战的，比方说BBC给你来个电话，说两小时要采访你，就跟你侃侃而谈，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们对中国了解比他多多了，对英国了解也不比他少，所以这就是自信。所以真的能打仗是通过斗争产生的，不是管理管出来的，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大势，了解你这个队伍的素质，了解对方，不要回避，什么都不要回避，这就是自信的中国。让人家犯一点错误，天塌不下来，没有问题的。最终，你看，半年、一年之后，一个队伍就起来了，能打仗的，根本不害怕的。

主持人何婕：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一集节目，其实也很有意义，我脑子里不停地在回忆咱们这个100多期，3年多的时间来，涉及过的各种各样的议题，其实我们每一集节目都解释了一些问题，但是每一集节目我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地往前看，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所以今天最后的结束语，我特别想说的倒是我们的开场语，就是在《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读懂中国，我们也一起在这里要读懂世界。谢谢我们的嘉宾们，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5月30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